

諸子集成

晏子

墨



上海圖書館

墨子閒詁卷一

瑞安孫詒讓

親士第一

畢沅云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此與修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案畢

說未端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爲墨子所自著之書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尙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爲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尙正與儒言相近遂舉以冠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

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

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

急。非士無與慮國。

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

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會有也。昔者文

公出走而正天下。

畢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爾雅云正長也晉文爲諸侯盟主故曰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尙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

者凡墨子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爲長即訓爲君皆非征伐之謂案王說是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亦非

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

王句踐遇吳王之醜。

蘇時學云醜猶恥也諡讓案呂氏春秋不侵篇欲醜之以辭高注云醜或作恥

而尙攝中國之賢君。

畢云尙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撮合撮同撮案畢說未允撮當與攝通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震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撮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此義與彼同謂越王之威足以攝中國賢君也

三子之

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畢云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俞樾云抑之言屈抑也抑而大醜與達名

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義未得案俞說是也

太上無敗。

畢云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

之君也案太上對其次爲文謂等之最居上者不論時代今古也畢引老子注義與此不相當

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

言以親士故能用其民也

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

畢云言不肖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

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

畢云言自處於難即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

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

志內究其情。

內下畢增不字云舊脫此字据上文增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俞云內當作納即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體作納又闕壞而

作內畢氏益據上句增入不字殊失其旨案俞說近是

雖雜庸民終無怨心。

畢云言遷伏不怨

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

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

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偏迫也偏臣謂貴臣權重迫君然此與諂下同舉而對弗弗之臣爲文則不當云臣偏偏疑候之諂

諂下傷上。

畢云言倭人病國與偏臣同

君必有弗弗

之臣。

弗讀爲弗說文口部云弗違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語也周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之容暨

暨諂諂莊子人間世篇釋文引崔譔云鮑擊曰詔案詔洪頤

堽謂與諂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言容諂諂

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諂諂

畢云支苟二字疑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諭訟也玉篇云魚格切

長也支苟當是致敬之屬路路與諂諂同言分議者皆延延以念久長而致敬者又諂諂以盡其誠即上文所謂

上必有諂諂之下也蘇云支苟二字疑敬字之諂俞云支苟乃積敬二字之段音說文禾部穡穡也徐鍇曰穡

敬不伸之意然則穡穡者諂諂殆謂在下位者或爲上所凌壓而不得申亦必諂諂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

謂上必有諂諂之下是也案洪範苟爲敬字之諂是也而以支爲致則未端俞說尤誤以文義推之支疑當爲交

形近而竊經說上篇圖規寫交也今本交亦誤文是其證敬讀爲微交微謂交相微戒也苟即

敬之壞字國語楚語左史倚相見申公子亹曰唯子老聃故欲見以交微子韋注云交夾也

生保國。

王云焉字下屬爲句焉猶乃也言如是乃可以長生保國也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

畢云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言

也暗宋齊謂兒位不止曰暗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暗於金於甘二切暗極無聲也則作暗亦是詭譎

案暗瘖字同尙賢下篇有瘖字晏子諫下篇云近臣嘿遠臣瘖又云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

言則舌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說說苑正諫篇晏子云下無言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韓梁文九年傳云下闇則上難聞與暗瘖字亦通

遠臣則喑。

說苑太玄經注云喑猶喑也亦與吟同文選蘇子卿

古詩李善注引倉頡篇云吟歎也漢書息夫躬傳顏師古注云吟古吟字畢云與噤音義同史記劇孟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戶陸反又音琴

怨結於民心。

蘇云暗喑心爲暗

在側善議障塞。

蘇云側塞亦爲韻

則國危矣。

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

畢云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

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

說文金部云錐銳也釋名釋用器云錐利

也此其錐。

畢云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闕案漢書音義曰錐謂利

錐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

廣雅釋詁云錯磨也畢云言磨錯之利

錯者必先靡。靡之段字今皆作磨謂銷磨也。畢云挫靡爲韻靡字靡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畢云招與喬音相近竭伐爲韻案畢說是也。經

說下篇橋衡之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畢云灼暴爲韻俞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上文曰今有五維此其橋亦作招可證。

上文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光近字古文作岸篆書作𡗗兩形相似而誤案俞說是也。意林引此二句近正作先莊子山水篇亦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暴蛇者蓋以求雨淮南子齊俗訓云犛牛粹毛宜於廟祀其於

以致雨不若黑蜺許慎注云黑蜺神蛇也。詹子神瑞篇云刻意向行離世異能與雲雨春秋縣露求雨篇云春旱求雨暴巫聚蛇。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

抗亢聲類同莊子刻意俗高論怨誅爲亢而已矣釋文李頤云窮高曰亢蘇文抗猶抗直。

孟賁之殺其勇也。孟子公孫丑篇僞孫奭疏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

拔牛角高史記范雎傳集解引許慎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並西施之沈其美也。蘇云案吳越春秋逸世乃有五湖隨范蠡之說誣矣詒讓案吳越春秋逸文見揚慎丹鉛錄引修文殿御覽。

也。淮南子繆稱訓云吳起刻削而重裂亦見范論訓及韓詩外傳一呂氏春秋執一篇高注史記本傳不云車裂蓋文不具畢云謂事功蘇云墨子嘗見楚惠王而吳起之死當悼王二十一年上距惠王之卒已五十一年疑墨子不及見此事此蓋門弟子之詞也汪中說同案魯問篇墨子及見田齊大公和和受命爲諸侯當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況非樂上篇說齊康公與樂萬康公之薨復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雖多後人

增益而吳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見明矣蘇說考之未審。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

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

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

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

不惡小谷之滿已也。說文谷部云泉出通川爲谷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

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畢本作非一水之源也云舊

此增二字豈引此與舊同義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鈔引作非一源之水云非一源也據初學記江引

者流不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王云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今本脫之水二字而一源二

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引此並作非一源之水初學記地部中引作非一源之流流字雖誤而一源二字仍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作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皆節去下二字而一源二字亦與今本同其藝文類聚衣冠部引作非一水之源者傳寫誤耳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千鎰之裘畢云鎰以金俗寫本書義云聚衣冠部引作非一之源者傳寫誤耳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千鎰之裘待女以千金只作益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鎰爲名孟康曰二十四爲鎰也案貴義篇本作千益非益字畢誤非一狐之白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雉南子說山訓云天下無粹白之狐

而有粹白之裘擗之衆白也晏子春秋外篇云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玄豹之旌其贊千金漢書匡衡傳顏注云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

不取同而已者乎畢云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俞云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上已當爲人已之已此文本云

夫惡有同方取

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同方謂同體也同己謂與己意同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己意同故曰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傳寫錯謬遂不可取畢曲爲之說非是案俞說近是

蓋非

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說文曰部云昭日明也中庸鄭注云昭昭猶耿耿小明也大水不漟漟。畢云說文云漟雨大兒然此義

與明瞭同老子云水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畢云說文云堯高也从堯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嶢嶢至高之貌乃千人

之長也。此與上云王德不相冢疑上句者字當爲若若乃連讀爲更端之詞下三語卽承此言之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

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谷部云谿山瀆無所通者。阜部云陝隘也。俗作陝。狹非。畢云說文云涸渴也。讀若狐貉之貉。逝淺者速竭。王引之云逝淺二字義不

相屬逝當爲遊俗書游字作遊與逝相似而誤遊卽流字也曲禮注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釋文遊作游云徐
游流游與游流游文俞云逝當爲遊古字通也詩有杖之杜篇遊肯適我釋文曰遊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通

作澨猶銜之韻作噬也成十五年左傳則決靡澨楚辭湘夫人篇夕濟兮三澨杜
預王逸注並曰澨水涯澨澨與澨同因反澨爲澨其義金海案王說近是
澨者畢云境坳當爲澨

俗寫於士何休公羊其地不育王者淳樸不出宮中淮南子齊俗訓則不能疏國矣

脩身第一 一畢云脩治之字从多从肉者
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

本焉。創云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與今本

不同然有君子字即無土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土之誤矣土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義同案說苑建本篇載孔子語與此略同君子似非衍文亦見家語六本篇是故置本不安

者無務豐末。置與植通詩商頌那置我執鼓鄭箋云置讀曰植方言云植立也俞云者衍字也下文近者不親無務求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聞無務博聞是故先

字是近者不親無務求遠親戚不附。曲禮云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穎達疏云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案古多稱父母為親戚詳兼愛下篇此則似通內外

與孔義同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爾雅釋詁云業事也舉物而聞無務博聞是故先

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畢讀見毀畢

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之畢本謂于今據道

玉篇云題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王云譚題即譚隱傳二十八人左傳聞執譚隱之口是也譚與譚

古文通故小雅巷伯篇取彼譚人縉衣注及後漢書馬援傳引作取彼譚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譚隱之言也故

下文曰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廣雅釋詁云批擻也易林駉之賁云批擻之言我心不快批擻即

口殺傷人之孩。畢云當讀如根莖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

陰私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逾當讀為偷同聲段借字此與力肆日偷鄭注

云偷苟且也此設壯日盛。畢云設壯

義與彼正同。疑作飾莊

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畢云義字當為第

從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作義字皆俗改也王引之云弗于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義義古文我字與弗相似故

譌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義是其明證義之從義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未載古文作義

故於此亦不知為義字之譌蓋鍾鼎古篆漢人亦不能偏識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

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剛。剛猶雅馴史記五帝本紀云不

雅馴張守節正義云剛訓也案剛訓字通周禮地官敘官鄭衆注云訓讀為剛訓與爾雅釋義同謂出口者皆典雅之言

暢之四支。說文肉部云肢體四肢也或作肢支即肢之省易坤文言云美在其

中而暢於四支孔穎達接之肌膚。小爾雅廣詁云接達也亦與挾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古文挾皆作接俗

疏云四支猶言手足作挾義並同呂氏春秋論威篇云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疾固高

注云捷登也案捷接字亦通高失其義

華髮墮顙

證藏本顙作巖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也畢云巖字當爲墮詒議案說文影部云髻髮墮也頁部云顙頂也墮與髻通墮顙卽秃頂新序

雜事篇云齊宣王謂閭丘印曰士亦華髮墮顙而後可用耳

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

者行不果

畢云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

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

博

俞云徧亦辯也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擗于三豆今文辯皆作徧是辯與徧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文異而義同

辯是非不察者不

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

畢云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言木本不固其未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塙

詒又引說文以幾爲禾則失之愈遠矣

雄而不脩者

畢云雄猶勇

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

耗畢云舊从禾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滅也敗也詩云耗斁下土又云耗正作耗

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

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

云蘇

圖謀也春秋傳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

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

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智無察

畢云彼當爲非

在身而情當爲情形近而

謬上云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惰

反其路者也

路當爲務卽冢上務爲智務爲察而言謂違反其所當務之事明鬼下篇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義與彼同畢讀在身而

情反其路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失之

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

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

戴戴古通春秋隱十年經伐戴戴樂作伐載釋名釋姿容

云戴載也

思利尋焉

儀禮有司徹賈公彥疏引服虔左傳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畢云尋習

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

嘗有也

所染第三

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蘇云篇中言中山向宋康皆墨子後事而禽子爲墨子弟子至與傳說並稱此必非墨子之言蓋亦出於門弟子注中云宋康之憾在楚惠王卒

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
案此篇固不出墨子但中山尙疑卽桓公時代正與墨子相及蘇說未審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

言字疑衍公羊隱十一年何休注云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列子天瑞篇張注云載子於姓上者首章

是弟子之

所記故也

廣雅釋器云蒼青也

染於蒼則蒼

染於黃則黃

韓詩外傳云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淮南子說林訓云墨子見練絲而

泣之爲其可

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

考工記鍾人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鄭注云玄其六入者與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

纁三染謂之纁必讀爲畢左隱元年傳同軌畢至白虎通義崩薨篇引畢

作必是其證言五入畢而爲五色也高誘云一入一色畢云一本無必字

字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

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五色

故染不可不慎也

治要作可不慎耶

而已則爲五色矣

畢云呂氏春秋無則

畢云太平御覽吳做事類賦俱作治國覽然有節文

舜染於許由

高誘云許由陽城人堯聘之不至

伯陽

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

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聃也詒讓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舜得伯陽繡耳然後成注

云伯陽繡耳皆實人堯用之以成功也御覽八十一引尸子云舜事親養老爲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維陶方

同繡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陶癸聖賢羣輔錄引皇甫謐逸士傳舜友七子亦有伯陽韓非子

說疑篇作晉伯陽漢書古今人表作柏陽北堂書鈔四十九引尸子作柏陽此伯陽自是舜時賢人高以爲老子

繆

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

高誘云仲虺居薛爲湯之左相

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

四王者所染當

高誘云所從染得其人故曰當

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

高誘云蔽猶極也

舉天

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

高誘云稱美其德以爲喻也

夏桀染於干辛

畢云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干辛又慎大云桀

爲無道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施云桀用干辛華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

之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施詒讓案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桀用干莘漢書顏注云干莘桀之勇人也抱朴子

長規篇亦推哆

畢云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咒虎指書殺人古今人表作雅修

訓又作推移推抱朴子

殷紂染於崇侯惡來

高誘云崇國侯爵名虎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

材力事殷紂周武王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號注云號榮二卿士供

之伐紂並殺惡來

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云案荀子成相篇楊倞注引墨子作囂公長父呂氏春秋

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號注云號榮二卿士供

之伐紂並殺惡來

材力事殷紂周武王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之伐紂並殺惡來

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云案荀子成相篇楊倞注引墨子作囂公長父呂氏春秋

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號注云號榮二卿士供

之伐紂並殺惡來

材力事殷紂周武王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之伐紂並殺惡來

之伐紂並殺惡來

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云案荀子成相篇楊倞注引墨子作囂公長父呂氏春秋

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號注云號榮二卿士供

之伐紂並殺惡來

材力事殷紂周武王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之伐紂並殺惡來

之伐紂並殺惡來

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云案荀子成相篇楊倞注引墨子作囂公長父呂氏春秋

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號注云號榮二卿士供

之伐紂並殺惡來

材力事殷紂周武王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之伐紂並殺惡來

之伐紂並殺惡來

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云案荀子成相篇楊倞注引墨子作囂公長父呂氏春秋

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號注云號榮二卿士供

之伐紂並殺惡來

材力事殷紂周武王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之伐紂並殺惡來

之伐紂並殺惡來

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云案荀子成相篇楊倞注引墨子作囂公長父呂氏春秋

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號注云號榮二卿士供

之伐紂並殺惡來

材力事殷紂周武王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之伐紂並殺惡來

之伐紂並殺惡來

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云案荀子成相篇楊倞注引墨子作囂公長父呂氏春秋

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號注云號榮二卿士供

之伐紂並殺惡來

材力事殷紂周武王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之伐紂並殺惡來

當染篇厲王染於號公長父嬀卽號字之謫今本作厲字又後人所改蘇云厲公號君諡謫讓案荀子成相篇云執公長父之難厲王施于彘楊注引此云嬀公與執公不同不知孰是或曰執公長父卽詩云皇父也孰或作郭案荀子別本作郭與呂覽合是也號郭古通供以嬀爲號之謫亦近是蘇以厲爲號公諡未塙竹書紀年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號公長父伐之不克後漢書東夷傳作號仲今本紀年出于摭拾未知足據否榮夷終呂氏春秋當染同國語周語厲王說榮夷公爲卿士韋注云榮國名夷諡也書敘有榮伯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馬融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夷公蓋榮伯之後畢云終一本作公史記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蘇云終或

幽王染於傅公夷治要作幾蘇云傅公夷無考國語惠王時有傅氏注曰傅氏狸姓也在周爲傅氏蔡公穀畢云蔡一本作榮夷公名

魏公鼓祭公敦諡讓案高誘謂號公鼓卽號石父見國語晉語鄭語未知是否蘇云蔡公穀呂覽作祭公敦竊謂當從呂覽作祭公爲是祭爲周畿內國周公少子所封自文公謀父以下世爲卿士於周隱元年所書祭伯來者

卽其後也若蔡當幽王時唯有釐侯所事不聞更有名載者案蘇說是也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慘高誘云不得其人慘辱也慘治要

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舊本稱下說此字今據道藏本補作戮畢云此戮字假音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云齊桓晉文下治要並有公字畢

亦同高誘云稱其惡以爲戒也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云齊桓晉文下治要並有公字畢

爲卻晉有卻氏王云高當爲章章卽城郭之郭形與高相近因譌爲高賈子過秦篇據億丈之章今本寧譌作高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耳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郭偃韋注曰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

韓子南面篇並與晉語同呂氏春秋作卻偃卻卽郭之譌非卻氏之卻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一引呂氏春秋正作郭偃梁玉繩云高與郭聲之轉也俞云高亦可讀如郭詩縣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郭偃之爲高偃猶郭門

之爲皋也楚莊染於孫叔左宣十一年傳楚令尹蔣艾獵城圻孔穎達疏引服虔云艾獵蔣賈之子孫叔敖也供廷錄釋漢孫叔敖碑云呂氏春秋諱饒字叔敖不知何據沈

尹畢云楚相孫君作沈尹蒸又贊能有沈尹莖楚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沈尹莖案申尹莖莖皆字之誤李惇云

宣十二年左傳鄭之戰孫叔敖令尹也而將中軍者爲沈尹注云沈或作寢寢縣也韓詩外傳所載楚焚姬事與淮南子新序正同但淮南新序並曰虞邱子惟外傳則曰沈令尹乃知沈尹卽虞邱子令尹者其官沈者其氏或

食邑也案李說是也沈尹莖呂氏春秋察傳篇又作沈尹莖字形並相近未知孰爲正也吳闔閭染於伍員闔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盧左昭二十七年傳史記吳世家同此及後非

文義當染作文之儀畢云呂氏春秋攻中篇並作闔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淮南子秦族訓吳越春秋同

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越句踐染於范蠡高誘云范蠡楚三大夫種云畢庚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記云設諸音之緩急

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鄉人給讓案文選豪士賦序李注引吳越春秋云文種者楚南鄣人也姓文字少禽太平寰宇記說同呂覽注鄣即鄣之謫

當舊說者字今據治要

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

治要無

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勝

治要長作張畢云呂氏春秋長作張勝作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鞍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給讓案左哀三年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此長柳朔王勝即張柳朔王生

呂覽與左傳同長柳古複姓漢書藝文志有長柳占夢但據左傳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

則朔生乃范氏之賢臣朔并死范氏之難與此書異或所聞不同

藉秦非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藉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給讓案呂覽注荀子當作荀文子即寅諡也見定八年左傳

吳夫差染於王孫維

維畢校改雄云舊誤作維盧文昭云今外傳吳語王孫維舊宋本作王孫維墨說苑雜言篇作公孫維唯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王孫維說史記越世家公孫維宋公孫維春秋補音定作雄字且

爲之說曰漢改洛爲維疑維字非吳人所名今按宋說殊誤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發維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

遂會維戎傳作伊維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維是漢以前本有維字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駱

字證之則維字是矣顧廣圻校同王云盧說是也隸書雄字或作維與維相似故維譌爲雄困學紀聞左氏類引

國語呂氏春秋並作維韓子說疑篇有吳王太宰嚭

孫頌頌即維之譌則其字之本作維益明矣

伯州犂孫史記吳世家越絕書吳越春秋杜預春秋釋例說並同唯高誘呂氏春秋當染重言兩篇注以爲州犂之子誤也國語吳語韋注誤與高同

畢云搖一本作瑤給讓案呂氏春秋當染亦作瑤高誘注云智瑤宣子申之子襄子也國武二人其家臣國語晉語云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韋注云伯國晉大夫知氏

之族左哀二十三年傳晉荀瑤伐齊將戰長武子請卜杜注云武子晉大夫案知國張武蓋即知伯國長武子也長張字通淮南子人間訓云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

魏義偃長

畢云偃呂氏春秋作偃高誘注云尙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蘇云中山爲魏之別封非春秋時之鮮虞也魏文侯滅中山而封其少子擊至赧王二十年爲趙靈王武所滅

其君有武公桓公畢世本此三名尙者當爲最後之君案中山即春秋之鮮虞左傳定四年始見於傳其初亡於魏

文侯十七年使樂羊圍中山三年滅之以其地封子擊後擊立爲太子改封次子擊後中山復國又亡於趙則惠

文王四年滅之並見史記魏趙世家及樂毅傳據水經沁水酈道元注及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並謂中山桓公爲魏所滅則尙或即桓公墨子猶及見之高蘇以爲魏別封非也至列子仲尼篇莊子讓子篇呂氏春

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並云魏中山公子牟高誘張湛皆謂魏伐中山以邑子牟然魏牟與趙平原君秦魏冉范雎同時其時中山入趙已久安得尙屬魏則牟所封必非鮮虞之中山而尙亦必非牟後殆無疑義張健又以

此五君者所染

子牟為魏文侯子蓋掘牟與摯為一人其說尤謬則楊依已疑之矣畢引高說而不審校其時代亦其疏也

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佃道藏本作佃非畢云呂氏春秋佃作田

是禮作種諱諱讓案宋王偃為齊僭王所滅諱康見國策宋策呂氏春秋作宋康王荀子王霸篇又作宋戴佃不禮荀子解蔽篇楊注引亦作田不禮漢書古今人表有田不禮則似據趙世家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云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害者也罪不害者故為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荀子解蔽篇亦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戴子又云唐鞅戮於宋皆其事也史記趙世家載趙主父使田不禮相太子章後為李兌所殺事當宋康之末年或即一人先仕宋而後仕趙與蘇云宋康之亡當楚頃襄王十一年上去楚惠王之卒一百四十三年此不獨與墨子時世不值且與中山之亡相距止數年而皆在孟子之後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中山未亡言宋王行仁政則宋亦未亡若此書為墨子自著則墨子時世更在孟子之後不知孟子之聞墨子正在墨學方盛之時其必不然也審矣

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畢云家呂氏春秋作皆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

荀子禮論篇云先祖者類之本也楊注云類種也逸周書嘗麥篇云殷無類於冀州

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畢云擾擾字之誤經典通用此必稱此六君也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廣雅釋詁云理道也行理性於染當畢云性當為生一本作在誤諡讓案治要及呂氏春秋並作生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高誘云論

論治要並作愈呂氏春秋當染同高誘云愈益也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高誘云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不得其人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以後至篇末與呂氏春秋當染

篇文絕異其友皆好仁義清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畢云

理猶治諡讓案理亦道也則段干木畢云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貢段干木學于子夏諡讓案呂覽尊師篇又云段干木本蓋因邑為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禽子詳公輸篇畢云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傳說之徒

傳說見向賢中篇此與段干木禽子並舉似不類疑後人所增竄也是也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名篇云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創作

矜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

矜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

矜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

矜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

矜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

矜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

矜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

矜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

矜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

矜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

矜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

比周。

左文十八年傳云頤鬻不友是與比周杜注云比近也周密也

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

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

蘇云春秋時子西有三一爲鄭公孫夏一爲楚鬬宜申一爲楚公子申茲所舉蓋鬬宜申也畢云經傳或作豎紹此作刀者紹省文舊作刁非玉篇云刀

丁公切亦姓俗作刁案論語憲問篇或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集解馬融云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此子西或亦斥楚公子申蘇說未據易牙豎刀並見公羊傳十八年傳左傳二傳作寺人紹杜注云寺人奄官豎紹也紹刀字通

詩曰必擇所堪。

畢云堪當爲堪字假音王云堪訓爲樂與樂義無涉堪當讀爲堪湛與漸湛之漸同說文作濊云濊也月令濊濊必繫鄭注曰濊濊也內則說人珍之濊云濊諸美酒注

曰湛亦濊也考工記鍾氏以朱湛丹秫注曰鄭司農云湛濊也玄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是湛與漸同湛濊皆染也楚辭七諫曰漸染而不自知令王注曰積漬爲漸行變爲染考工記鍾氏注曰漬亦染也必擇所湛猶云必擇所染耳荀子勸學篇曰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靡醺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說苑雜言篇曰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諄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義並與墨子同案王說是也蘇云此蓋逸詩必謹所湛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畢云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爲法度之義儀義如輝天儀之儀說文云儀輶也儀與儀相近音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詒讓案爾雅釋詁云儀輶也與說文儀說解同管子形勢解篇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篇所論蓋天志之餘義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

舊本說今據羣書治要增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

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畢云此縣挂正字詒讓案考工記與人云圓者中規方者中

者中鉤直者應繩即此義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俞云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

之疑上文或當有平以水三字蓋本有五者而脫其一與巧者能中之。畢云史記索隱云倉頡篇云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

事。畢云說文云仿相猶逾已。畢云猶勝于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治要無所字下同今大者治天

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

畢云說文云辯治也。

然則奚以爲治法

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

當與賞通賞試也。詳天志下篇王引之云。當並與儻同。畢云奚若與何如同。

天下之爲父母者衆。

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

奚若。學謂師也。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

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

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

下舊有而可二字。王云既

言莫可以爲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此涉下句而衍。案王說是也。今據刪。

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

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

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

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

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

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

治要知天下有之字。

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

大小國。

大小治要作小大。

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嚮牟。

畢云當云牛羊。

豢犬豬。

畢云說文云。駒以飼豕。養牛也。豢以穀圉養豕也。玉篇云。駒則俱切。今作駒。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駒。犬豕曰豢。蘇云。案駒乃駒牛兩字而誤合爲一者。文當云。駒牛羊。

絜爲酒醴粢盛。

畢云。絜字正作絜。說文云。絜。覆也。案稻餅也。然則絜盛之字作絜。

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

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

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

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知天欲人相愛相利。舊本無知字。治要同。王云。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

曰。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正與是以知相應。案王說是也。今據增。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

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畢云。舊說愛字。以意增。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

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實事之。廣雅釋詁云。實敬也。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

率以詬天侮鬼。廣雅釋詁云。詬罵也。左昭十三年傳。楚靈王投龜詬天。而呼釋文云。詬罵也。其賊人多。其賊舊本作賊。其俞云。按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故

天福之相對。案俞校是也。今據乙。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按與除錫易震。震泥釋文云。從。按本作除。俗作堅。義同。淮南子天文訓。高注云。除。隕也。身死

爲僂於天下。穆治要作戮。大學辟則爲天下僂矣。孔穎達疏云。僂謂刑僂也。荀子非相篇云。爲天下大僂。楊注云。僂與戮同。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

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

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以下二篇所論皆節用之餘義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

國至境。畢云。當爲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供云。邊當是適字之譌。古敵字多作適。言敵國至境。而四鄰莫救。故可患也。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

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

者持祿。游者愛倂。舊本持。持待。愛倂。譌。愛反。羣書治要引。待作倂。反作倂。王云。待當爲持。愛反。當爲愛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交呂氏春秋。慎大篇注。持。猶守也。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爲已而不爲國家

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交呂氏春秋。慎大篇注。持。猶守也。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爲已而不爲國家作待愛。交作憂。反則義不可通。逸周書大開篇。禍無愛。王今本。愛。譌作憂。諫書交字。或作友。與反相似。而論俞云。

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

畢云漢書食貨志云負檐饑饉師古曰饑亦饑字言須饑餉不得謂之饑畢說非邵說是也與賈誼鄭注月令曰置乏也王云須饑餉不得謂之饑畢說非邵說是也

五穀不收謂之饑。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餓字又畢本此下增五穀不收謂之大侵八字云八

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熟為饑饉不熟為饉果不熟為荒與此異王云既言五穀不收謂之饑則不得又言五穀不熟謂之大侵義文類聚百穀部引墨子五穀不熟謂之大侵者乃涉上文引穀梁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而衍故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十百穀部一引墨子皆無此八字墨子所記本與穀梁傳不同不可強合也下文饑則盡無祿畢依類聚於饑下增大侵二字亦御覽所無案王說是也釋慈施華嚴經音義二引饑亦作飢

下無五穀不熟八字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一。

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畢據義文類聚增大侵二字誤今不從。則盡無祿。稟食而已。

矣。稟食謂有糧食而無祿也說文尙部云稟賜穀也周禮司土鄭注云食稍食也又宮正注云稍食殺粟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

五。曲禮鄭注云徹去也五分之五義不可通疑當作五分之三玉藻云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此五鼎則少牢也以禮經考之蓋牢一豕二倫膚三魚四腊五五者各一鼎徹其三者去其牢肉則唯食魚腊不特殺也

白虎通義諫諍篇云禮曰一穀不升徹犒鵠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徹大夫徹縣周禮

小胥云卿大夫判縣鄭注謂左右縣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做縣孔疏云徹亦去也士不入學。周書禮記篇云成年餘子務藝年餘子務藝是不入學也君朝之衣不革

制。君朝之衣天子皮弁服諸侯則冠弁服也周禮司服云祗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又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其服縹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

之服是也周書大臣篇云大荒祭服撤不制朝服輕於祭服不制周矣蘇云革改也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畢云雍食疑一饗字說文云饗就食

也王云雍食當為雍食周官外饗凡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鄭注曰殮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殮饗即饗殮也饗雍古字通案王說是也饗巨篇云年儉賓祭以中歲年饑則勤而不賓大荒賓旅設位有賜與此略同

徹驂駢。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塗不芸。朝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延道不除苑寧注云廷內道路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駢塗不芸。不修除也畢云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塗道之脩遠只作塗

芸菽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除其子

於井中。畢云此豈正字說文云除从高隊也井讀如阱案阱不當云級畢誤其母必從而道之。蘇云道與導同謂引也今歲凶民饑道

餓重其子。此疚於除。

畢云言重于其子王引之曰重其子此疚於除當作此疚重於除其子疚病也言此病較之除其子者爲尤重也今本顛倒不成文義案王說是也蘇說同

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

畢云說文云季穀孰也故曰時年案年歲連讀年卽歲也畢非

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

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

句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俞云疾當爲寡爲之者寡食之者衆則雖有豐年不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爲者疾則不可通矣蓋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案俞說未瑯此疑當作爲者疾食者寡則歲無凶爲者緩食者衆則歲無豐此上文歲以歲善與歲凶對舉是其證今本挽食者寡至爲者緩十字文義

遂舛舛不合矣。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

禮記坊記鄭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書伊訓孔疏引賈逵國語注云先民古賢人也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

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

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

畢云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

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憂民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詒讓案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

以身禱於桑林與此書所言正合王充論衡感虛篇亦云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是古書本有二說也此其離凶餓甚矣。畢云難讀如羅詒讓案凶餓當作凶饑卽冢上三穀四穀

不收而言下云不可以待凶饑又云民見凶饑則亡皆其證也此涉下凍餓而誤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

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倉舊本譌食俞云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

之爪也。食字卽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食也案俞校是也今據正。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

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

要離殺吳王

氏春秋忠廉篇高注云慶忌者吳王僚之子也。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及吳越春秋閭閻內傳並以慶忌爲王僚子。惟淮南詮言訓許注以爲僚之弟子。未知孰是。畢云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閭閻內傳。蘇云去下據上文當脫備字。夫桀無待